

革命

第七十二期

第七十一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革命

石曾題

第十七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行

教育的革命

世浩

卸罪與賊板的又一發明

景明

我的留法勤工儉學生活的一段

魯漢

(三續)

爲分治合作問題再質新評論記者

漢南

我有幾句話請前進記者答覆

修平

共產黨供仇不供友的鉄證(通訊)

立木

短訊

所謂上海藝術大學

樹霜

本社出版革命小叢書啓事

我們鑒於一般民衆革命思想之需要，故擬陸續印行革命小叢書，盡力之所能，每月出版一冊或二冊，祈親愛的讀者予我們以精神與物質的援助。茲將已出版及將出版的書目列下：

- | | | | |
|------|-----------------------|-----|----------------|
| 第一種 | 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初刊 | 已出版 | 李石曾著 |
| 第二種 | 論無產階級專政 | 將出版 | 畢修勺著 |
| 第三種 |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
是灰色共產黨 | 印刷中 | 景明著
李石曾等 |
| 第四種 | 分治合作問題討論集 | 編印中 | 于右任著 |
| 第五種 | 國家及其過去之任務 | 編印中 | 克魯泡特金著
李石曾譯 |
| 第六種 | 普及革命 | 編印中 | 褚民誼著 |
| 第七種 | 革命原理 | 編印中 | 革新之一人著
李石曾譯 |
| 第八種 | 革命政府 | 編印中 | 克魯泡特金著
畢修勺譯 |
| 第九種 | 代議政府 | 編印中 | 克魯泡特金著
畢修勺譯 |
| 第十種 | 近代國家 | 編印中 | 克魯泡特金著
畢修勺譯 |
| 第十一種 | 集權主義與聯合主義 | 編印中 | 無名氏著
畢修勺譯 |

教育的革命

世浩

中國教育的現狀，好像荒野上一座敝陋的房屋，一羣人寓居在其中，屋之四周緊閉，僅開着一隅小孔，內部空氣污濁窒悶，棟梁牆壁時有崩頽之虞，屋外野獸咆哮，要想乘隙侵佔，以甘其心；外界無生路的人，還不知死活陸續躲避到裏面來，以增加擁擠窒悶的危險。有識者對於這樣的譬喻，想不以爲太過分吧！

現今的中國無異一個病夫，身上患着百孔千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屬無濟於事。救中國的方案很多，教育不能不算是最重要中之一。良好的教育有如解毒藥和補血劑，功效雖緩，實爲根本療法。但是今日中國教育的本身已瀕於破產，自救且不遑，安能救中國？所以教育界中人非趕快起來想法自救不可。

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亦已屢矣；起初模倣日本，繼而模倣德國，後又模倣美國；忽而提倡道爾頓制，忽而提倡設計教學法，新花樣層出不窮，結果依然不過如此。村夫穿了洋

人的衣服，怎能適合身材？外表修飾得新巧艷麗，何補內部的朽腐空虛？我們要改革教育，當先探求其癥結之所在。茲就鄙見所及，舉出幾點重要的弊病於左：

(1) 少數人的專利 在產業落後的中國，雖沒有大資本家和無產階級明顯的對壘，但是已經逐漸趨向於貧富兩端的分化，總是不能諱言的。社會上經濟不平等，使教育變成富人的專利。自小學至大學，教育的代價，隨程度而俱增。窮苦人家的子弟，為生活所驅策，幼年即投入體力勞動的隊伍裏去，幫助家人生產，救死猶恐不能，那裏有餘錢供給學費？那裏有工夫到學校裏安閒地上課？所以能入小學的已經很少，中學更不敢問津。小資產的人家，節衣縮食，猶能使子弟到初中讀書，高中已很困難，大學更爬不上了。我們看每年中學招進的新生及至卒業的人數零落遞減，就不難明白此中的真相了。只讓豪富者一直升到大學專門，或出洋留學，求得學位，進可以鑽入仕途，作威作福，退亦可以坐鎮鄉里，光榮門楣。教育專利化的結果，產生了大多數民衆的文盲問題。受教育的人數與全國總人口的百分比，要算中國為最少。貧民與教育無關，知識淺陋，風氣閉塞，社會改造到處受着障礙。當局諸公亦明知教育普及的必要，惜未顧到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根本問題。

無怪乎各種努力都勞而無功。

(2) 以都市爲中心 試一考察我國初中以上的學校，大都集中於都市，即就小學而論，亦以都市爲較發達。這並非都市居民需要教育的人比鄉村多，實由於少數豪富者傾向到都市經營工商業，及外來資本主義者在都市的經濟活動有以致之。中國以農立國，農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社會情況與東西洋工商業國大相懸殊。照理教育的重心，應該放在鄉村。但是鄉村生活日趨衰落，有力消受教育者寥若晨星。因此鄉村的子弟不得不遠道跋涉，送子弟到環境不同的都市中讀書，教育遂呈畸形的發展。學生在都市中沾染浮薄虛僞奢華游惰的惡習，將鄉村的樸實誠懇勤儉耐勞的美德汨喪淨盡，畢業後回到鄉里，當然不能脫了長衫去做勞動的生活了。

(3) 養成勞心治人的特殊階級 表面上，一般求學的目的，都說是改造社會，爲大多數民衆求幸福，辦學的方針，說是應該平民化勞動化。但是事實處處給他以反面的証明。教育的權柄既操在權貴者的手中，爲維持地位起見，自不免將對於本身有益的東西盡力灌輸給被教者。無形中教學生服從習俗，違背正義，羨慕利祿，輕視勞動，自私自利，媚

上凌下。學校幾乎成爲完全訓練腦力的機關，不求全人格的發展，這樣偏枯的殘廢的教育愈加普及，貽害於社會亦愈烈。「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雖是背時的古話，拿來形容現今的學界却還有幾分適用。未入學校之前，經濟地位既超出於民衆，又經這種教育的陶冶，知識又遠非貧民所能及；出了學校自然形成特殊的階級。就是農工中有能力使子弟讀書的，也無非希望以學校爲階梯，跳出勞動階級，而爬上權貴階級。鑽營奔競之風日烈，社會益現阨陜不安之象。

(4) 學科與實際生活無關 這是一件最易使教員窘於解答的問題，就是當上課時學生突如其來的問他學了某科有什麼用？他的意思，就是對於將來賺錢或喫飯問題，有何益處？教員雖然說了一大篇正經的話解說某科的功用，可是心裏總覺有些惘然，所以學生聽了也覺沒有把握。知識本是應付實際生活的困難，雖然學理研究到極高深處，未必全和現實生活有關，但是眼前急切的需要總不能忽視的。中國的教育制度是抄襲東西洋工商業國的產物，和中國農業社會的需要不相符。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大都是少數人的裝飾品。教育是爲少數富人而設的，富人享樂現成，沒有從事生利事業的必要，所

需要的不過是用以誇耀他人抬高身價的僞知識。知識不能與事實相印證，遂愈學愈糊塗，而成不中用的廢物。這種無的放矢華而不實的課程，進不足以治世，退不足以餬口，浪費了青年無數的光陰和金錢，對於他毫無益處。學生也看透了學科與將來生活無關，自然不肯用心學習，對於教師也不信仰了。課程若不能適應青年生活的需要，什麼教學法啦，嚴格考試啦，都無甚意義！

(5) 產生大批的游民 教育制度既不合中國的社會情況，課程又與實際生活絕緣，畢業生出路滯塞就成為自然的結果。畢業於大學專門者，無論是習農的習工的習商的，縱使有專長的學識和技能，但因中國經濟狀況過於貧弱，建設事業百廢未舉，習農的找不到可以服務的農場，習工的找不到可以插足的工廠，至於商業，則公司銀行的職員多是經理股東的親戚，外人想在其中佔一位置，實在很不容易。因此他們的出路不外做官與教書兩途。或奔走阿附於大人先生之門，出了若干代價，求得官職，以炫耀鄉里，光榮宗族；昔日在學生時代痛恨怒罵而欲打倒的軍閥官僚，現在變成有奶便是娘了。或組織什麼派什麼系，攪佔教育機關，以為爭權奪利之所。可是做官要有手段，教書要有實力，

沒有手段和實力的人將何以爲生呢？並且政潮學潮，隨時洶湧，時有賦閒之虞。中學畢業至少須費一千二百元，非小資產階級以上者不能應付。畢業後的期望在於安富尊榮，很少願意回歸到本來勞動的生涯。有能力升入大學者，其命運不外於上文所述。無力升學者，或退居鄉里，霸佔黨部，爲新式紳士，或混入教育界與師範生爭小學飯碗，或賴親友推薦得爲行政機關的僱員，或退守家園，以養兒育女爲業。總而言之，大多數流爲社會的寄生蟲，學無所用，用非所學，在學校裏所得的模糊膚淺的知識，不旋踵而遺忘殆盡。近年以來，青年的煩悶浮動，挺而走險，生活問題實爲其主要的背景。

以上所舉的弊病爲羣羣大者，其他枝節的困難問題，都由此根源而生。因教育無實效，而失却國人的信仰，教育既爲無聊的點綴品，教育經費當然可以減少拖欠，撥充切要的軍餉。教師枵腹從公呼籲無門，也不足爲當局衮衮諸公所介意。設備因陋就簡，教學必至流於空虛。辦學者無教育的素養和志趣，不過借學校暫爲棲身之所，目的另有所在，學校怎能不腐敗？人們多擁擠到教育界的狹路上去，不得不結黨營私，利用學生以爭奪飯碗。教席屢次更易，雖抱有革新計劃的人，也苦無從實施。教師以淺薄的偽知識遞相傳授，

自然要被學生看輕，視為騙飯的人，學生因畢業後學無所用，不能解決生活問題，所以看輕知識，只圖目下放蕩的享樂生活，愈看輕知識，愈墮落而得不到出路。緬想教育的前途，真要使我們不寒而慄！

明白了中國教育弊病以後，纔可以找到對症下藥的方案：

(一)勵行民生主義 教育的改造離不了政治的關係，尤其是在現今的中國，要使人國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必先使經濟地位平等。適合於目下中國國情的唯一的經濟革命的政策，就是民生主義。一方面用妥善的方法，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消弭貧富階級的對立；一方面開發實業，提高人民的富力，拓關可以消納專門人材的出路，使所學皆有所用，所用皆有益於人生。並且將來國家資本富裕以後，學校一律免費，全國人民均有受教育之權。

(二)學校與社會環境相適應 學校的性質應隨社會環境的需要而有偏重，在城市重工商，在鄉村重農事，在海濱重漁撈。學校的重心，應該放到鄉村去。至於高等教育亦宜注重於研究現今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學術思想。學校成為改造社會的出發點，將革新

的思想和文化輻射到社會去。

(三)學問與生活並重 今後應該盡力改革課程，使與生活有密切關係，並且養成學生求知的興趣和勞動的習慣，使心身兩方得有均全的發展。實驗室和圖書館的設備，應竭力求其完備，藉以訓練學生科學的心能，和自動研究的精神。初中應設辦商店和農場，使不能升學者有職業的準備，不至流為殘廢寄生的「讀書人」。

(四)教師的培養和待遇 要想教育呈現新氣象，得到長足的進步，必須肅清教育界的腐化份子和共產餘孽。積極方面：要培養優良的教師——有科學的頭腦，農工的身手，深遠的眼光，革命的精神，並且有為教育而盡瘁的興趣的決心。這樣的教師必能以人格感化學生，消除師生間商業化和階級對立的關係，而進為愛的結合。各種教育上革新的事業，都不難實施了。政府應該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師的待遇，使他的生活有所保障，教師纔能專心從事，得到良好的效果。

無論什麼事業，革新總比保守來得困難，但中國教育已瀕於破產，不容我們再因循下去了。我們仍舊在沉悶壓抑中苟延殘喘，靜待死神的來臨呢？還是趕快協力奮鬥，披荆

斬棘，以另求生路呢？

（完）

卸罪與賊叛的又一發明

景明

吳稚暉揭穿共產黨陰謀，一再喚醒汪精衛親共的迷夢。汪精衛總算能聽話；武漢雖遲幾個月清共，兩湖人民幸還沒有被共產黨殺盡；廣州雖遭大燒殺，海口幸還沒有被共產黨久佔；汪精衛從此深悉共產黨拿自己當大工具去犧牲，恨得牙癢癢的要殺絕共產賊徒，這總算是大澈大悟了！然因自己過去親共太密，反共太遲的結果，弄得聲名掃地；首領慾大旺的汪先生，怎得不另作計較？一轉念間，兜的計上心來，把一切罪孽卸到別人身上去，更用些危辭聳聽，移轉國人目光，便可騙得國人歡迎汪主席回國主持大計了！『昏庸老朽腐化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要來替代共產黨』，口號既製定，便遠從海外指示給陳樹人，以便轉示衆嘍囉，齊聲狂叫得國人耳聾心醉，重造革命的左派的聲譽直上扶搖。

第一個卸罪與賊叛的好手陳公博擅長斷章取義的智巧，將吳稚暉說的『把我吳

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鍛鍊成『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承認是無政府黨。』這一來，就算咬定是無政府主義者替代共產黨的鐵証，暗示嘍囉們一陣大喊，打算嚇退吳稚暉，使他從此不敢再言反共。他一面做了急先鋒，奉行汪大首領的大策略，取得信用後，使汪大首領死心塌地做他灰色共產黨第二次的大工具；一面可使共產黨從此不爲人所注目，呼朋引類，鑽入國民黨中來，達其取國民黨而代之的企圖。

第二個妙手就要算許德珩了！他拿共產黨或灰色共產黨冒造出來而仍脫不了共產黨口吻的所謂無政府主義者的黑色青年組合宣言，作爲無政府主義者危害國民黨的證據，高喊『驅無。』他並不是不知道無政府主義者決不會同他們一般見解，去奔逐『奪取政權』之臭；他是故意在那裏活見鬼，借此卸罪到人家身上去，扳上人家也是一個賊，比較合算得多。況大首領二首領一再指示在先，也得跟上去提起嗓子喊兩聲，方不愧爲革命的左派中的革命人物！

此外許多妙手，或分佔各級黨部，或辦其多如牛毛的小冊子，各做那一唱百和或別

出心裁的卸罪與賊叛的大工作，滿冀以這個大工作來打倒異己，加上其他大工作來奪得政權，於是集權專政，階級鬥爭，最革命復最革命，新官僚復新官僚，犧牲了大工具，歡迎回真正首領鮑羅庭，大家一齊出頭，向反革命（？）進攻，燒燒燒殺殺殺！燒殺成人亡家破國滅天下平，乃躊躇滿意，大快而起曰：「這才是空前的世界大革命，雖然未竟全功，却已名垂不朽！」怎料得世上儘有不如意的事呢！既然功敗垂成，只好稍歛鋒芒，別翻花樣，在一年半載間再造他們的新局面了！

誰也想不到陳公博剛唱完一齣悶劇，接着便有齣喜劇可唱的。廣東話常用「馬前」二字代替「快」字，陳公博的革命，不用說是很「馬前」的，然以其太「馬前」了，害得許多廣東人無家可歸，所以廣東漸就平復以後，陳公博的親朋鄰里也不願他轉回家。他奪取政權的好夢正酣，被蔣總司令一頓訓斥，自知覆水難收，只好自認是禍粵的負責者，收拾起榮華富貴的念頭，宣言離國。一一演來，不活像一齣馬前潑水麼？他接演的又是一齣什麼喜劇呢？那是說來話長！

諸位大概還記得罷！前進第三期復觀駁陳公博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謬誤，

且引汪精衛顧孟餘的大文以證實之。前進第六期詒艾的反對小組，汪精衛和林柏生的反對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說是共產黨嘗作如是主張，有無限陰謀弊害在內，並主張國民黨應該代表民族利益或代表超階級的革命分子。陳公博雖沒有反唇相譏，他的健將施存統却在雙十裏責顧孟餘不應拆散聯合戰線，罵汪精衛是國家主義者。一方面好像盡做妻者的責任，或柔聲和氣的婉勸，或辭嚴義正的直勸，一方面却大有丈夫氣，或置之不理，或盛氣申斥，反目之端已見，『棒打鴛鴦兩離分』，便止是時間的問題。現在前進在婉轉附和革命評論的大主張，並繼續他未完的工作了。這不是在演破鏡重圓了麼？

前進第九期公孫愈之的關於階級問題幾件事實一文，對復觀顧孟餘林柏生汪精衛所反對而陳公博輩和第三黨所主張的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說，將農工小資產階級換上生產階級的名詞而聲聲動聽的主張起來了！他以為加上生產階級的名詞，各階級不至互相鬥爭，這樣避名取實的巧法，諒來陳公博施存統馬澹等總能鑒其苦心，把『階級認識』、『階級鬥爭』、『農工為主，小資產階級為輔』、『遊民是革命分子的一部分』、『否認暴動』，等等和公孫愈之這篇論文的主張有出入的，暫時容忍或讓步下來，先求這農

工小資產階級聯盟說根本確定以後，再作計較，也是可能的一回事前。進對汪精衛林柏生復觀顧孟餘說過的話，怎麼收得回來？對汪精衛所指爲第三種盜賊的第三黨的此種主張，是否已經默契？都很費人思索的。該文中尤妙的一段這樣說：『共產黨在廣東，兩湖，江西所用的方法，不是馬克斯的，而是巴枯甯的。巴枯甯晚年所認爲能担負革命的人，在城市裏不是產業工人而是流氓無產階級，在鄉村裏不是農民而是強盜。中國共產黨用流氓與強盜革命，正是接受了巴枯甯的教訓。』共產黨用的方法，既不是馬克斯，而是巴枯甯的，當然更不是列甯的，斯塔林的，布哈林的了！共產黨接受了某無政府主義者的教訓，利用流氓與強盜在那裏燒殺，而并棄其共產聖經，而公孫愈之一方面又這樣說：『階級兩字，以往曾誘惑多少青年去聽莫斯科的命令！』那麼莫斯科由巴枯甯主義者在執政呢？還是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聽莫斯科共產黨命令，一方面在信奉巴枯甯學說呢？這豈非妙絕千古的奇文！公孫愈之爲說明階級問題，引了各國什麼歷史家，什麼領袖，什麼有名的報紙的話來做證據，并斷定馬克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構造已於此發現了』的話確是不錯，却怎麼把苦心經營所烘托出來的全文着眼點——巴枯甯晚年的學說，不引

原文，不說明其前後背謬的原因，僅說中國共產黨塗炭了廣東兩湖江西，是接受了巴枯寧的教訓的結果呢？是無異說擾亂中國的學說，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擾亂中國的分子，不是信奉馬克斯學說的共產黨，而是接受巴枯寧教訓的共產黨。換言之：共產黨並不妨害國民革命，屠殺人民；丟了共產主義而接受某無政府主義者的教訓的共產黨才是妨害國民革命，屠殺人民者。公孫愈之這篇妙文，比任何袒共刊物的卸罪與賊叛的手段都高明，可說是卸罪與賊叛的又一發明；只可惜無政府主義沒有那樣最澈底（？）最革命（？）的教訓，供全中國共產黨去接受；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那般福氣；因公孫愈之的介紹，便無功受祿的收得無數殺人放火的令高徒。只是公孫愈之沒有方法說『廣東兩湖江西的屠殺，不是共產黨，而是無政府主義者』，尙沒有把陳公博巴結到十分，不免有些遺憾！

至於前進九期北風的民生主義原來就是無政府主義一文，雖也不失爲卸罪與賊叛的妙手，然較諸公孫愈之，却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誚。北風除費用一切袒共的刊物「共產黨可怕，無政府主義者尤可怕」的卸罪與賊叛的老調外，只賣弄些更幼稚的斷章